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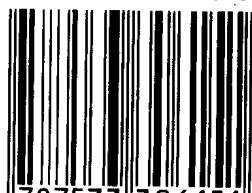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2×1092毫米 16開本 50.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六四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六)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

六卷(六)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七十三

序 書序

唐鑑序 石介

通鑑序 胡三省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集策序 秦觀

離騷新序 見補之

變離騷序 見補之

變離騷後序 見補之

續楚辭序 見補之

奇賞彙編 卷一百七十三 序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正統八例序 楊奐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離騷新序 見補之

離騷新序二 見補之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雲南志略序 虞集

序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選集

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醜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宦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奸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鉞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

此書不可

官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湜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安石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奸臣壞之官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奸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官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于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奸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繼繼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其筆斬然

新註涑水司馬君實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明公古今有心人其書古今不朽事

古者同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檣杙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潘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課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課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事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三

通集

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頴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百

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辭。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具忠憤感激。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四

通集

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爲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制法立制。而不知述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

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慈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編閱舊史。勿採小說。挾幽隱。會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心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五 通鑑集 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仲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雖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者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吳軻讀史不暫置。源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漢松之注陳壽史。雖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

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灼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反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呬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奇賞彙編 卷五十三 六 通鑑集 周訖五代。略敘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蠕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避之。禮致諸家。俾讐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開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孝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汜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若辭誤十二卷。嗚呼。詳

正不必約

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當其當否臣贊與諸家之說而駁以已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素尚多蘇晉之割斷益夥皆臣贊以差與詆蔡議以抵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芒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為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非學於中國嚆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矣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七 選集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管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騷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絳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脫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宵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六公右聖
人以統之

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數辭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聲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辭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八 選集

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振振葉以尋根觀濶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敘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剴情析表籠固條貫攝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

貶於才略，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敎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乃其品評成文，有同平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譽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茫茫，往往代既洗子，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九 選集

集策序

秦 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蜩螗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

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歌志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爲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財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極，緩不極，則急不極，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爲險，山川是資，以兵爲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奸人之所不利，巧爲詆誣，以幻羣聽，作朋黨二篇，烏有

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十 選集

鳳魚有鯁，超絕之材，宜見闢略，作人材楊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起，興莫或汝，遏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爲鄰，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殲世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治財者以天地爲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師以寡覆衆，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辨士機會之來問，不容髮，匪過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則

離騷新序

晁補之

情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思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爲大弊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爲緯南非爲經識者錯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

選集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傳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爲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圖書得損益之况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爲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適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總附逸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臣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太固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于淫小雅不能無怨謫然

固大言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七

選集

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棄君臣道喪去寇敵而原且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道荀息以立奚齊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歿其爲忠也汙矣惟其歿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已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諷不忘以義刺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逐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姦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相知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

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幾於同浴而譏裸程哉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東飲勰以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鬼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沉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勰詩賞彙編 卷百五十五 三 選集

變離騷序上

晁補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經皆曰楚辭矣今楚人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楊雄爲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亦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必悲其文未嘗不流涕

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爲箕子而從比于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有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爲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爲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拾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奇賞彙編 卷百五十五 三 選集

吾無所系之所招之惜惜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爲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軼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楊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于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

鳥獸笙簫家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占詩。惻隱見
海。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
麗不可弃。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
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
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
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
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爲而言致
足嘉者也。鮑昭長於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
以劉琨事諷劉琨有心。設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
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五 運集

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臯一篇首尾楚辭
也。末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媒母衣錦。西
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爲詩。
云王維生韓柳前。縱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
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
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况文不多約。而可觀。問
大鈞理勝。招非客詞勝。阿房宮云。亦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
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
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錄。以迄本朝名世。

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錄賦及文。標或宏傑自
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
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
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
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
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服盡然爲之。系其姓於祖。
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

晁補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盛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子
髡。矯衍騷。夷之徒。各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主 五 運集

實羽翼六經。于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
獨屈原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于詩亡
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
先後以貴重原。于禮義欲絕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
俛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
于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
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
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
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
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原遷九年無幾何矣。矣。推

正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淮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益並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于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接而原後于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奇賞策編。卷五十五。王。選集。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髡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為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討原之死。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三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

二語不用
少老

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沿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空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已之焦焦。受人之皷皷。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于為躬躬之辭錄。則凡不至于為躬躬而辭錄者。皆錄躬之意也。漢蕩秦唐掃階。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為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況言語趨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之人為盜。因以食為盜。而嘔之。咎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文甚佳。然以柳劉比原。以息夫躬形柳劉。俱無法。嗟乎立言難。晁補之續楚辭序。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興。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

奇賞策編 卷五十五

王 選集

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口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耳。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原自沉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暮秦。行若大羈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原力猶能愧之。而楊雄以謂何必沉江。原惟可以無死。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蛇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大耀。則世是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故其言至于今不廢也。而後世奈

奇賞彙編

卷百五十三

尤

選集

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大夫君子則羈臣寡婦寺人賤者。秦漢淫奔之辭。願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秦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楊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叅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爲姦利以憂死。若絕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

言不傳而獨其絕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爲賢母。言固無罪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于祿賜自好而陰從利微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

奇賞彙編

卷百五十三

干

選集

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忤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益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踴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鄭一握自秦柱下史作此言以行于漢。至今惟班

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果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
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
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
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算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
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
四因一損一益之算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
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于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
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襍以準
法而算家輒因仍用之。以難賓夷則無射四因二除
爲大呂夾鍾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矣。甄氏能辨
奇賞彙編 卷五十五 三 選集

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
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算爲多是不然。
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鍾始。非先林鍾也。
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
當應鍾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鍾。人統以太簇。地統
宜以大呂。而以林鍾抗林鍾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黃
鍾而母太簇。則大呂夾鍾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
下生之算。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
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
倍者算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皆者因

亦疑之。李照死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
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
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鍾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
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鍾之羽。中呂之徵。若彈
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
呂求黃鍾。彈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
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行
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算。既未有以處之。紀
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算。而謂之黃鍾變

律又推以爲林鍾大簇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
自信其爲黃鍾。使人得以窺算術之涯涘。而黃鍾
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
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算也。猶之方田焉。田
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竒孤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
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鍾律者。以耳齊
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
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
且罔知。豈惟算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
喉唇二音宮羽異說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

知母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協于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以絃賓之角歌考槃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予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三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運集

正統八例總序

楊 奐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唱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子有慙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

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符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奇賞彙編 卷百七十三 運集

言

運集